

# 卷二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二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 39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註]**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下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下

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別為第二卷也故云梁惠王章句下今據此卷

章指凡十六章一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與民同樂二章譏王廣囿專利以嚴刑陷民三章言聖人樂天事小以勇安天下四章言與天下同憂樂者不為慢遊恣溢之行五章言齊王好色好貨孟子推以公劉太王好貨色與民同之六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七章言人君進賢退惡八章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九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十章言征伐之道在順民心十一章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十二章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已害及其身十三章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

民心與之守死善道十四章言君子之道正已在天  
強暴之來非已所召獨善其身而已十五章言太王  
居邠權也效死弗去義也十六章言讒邪構賢賢者  
歸於天不尤人也凡十六章合上卷七章是梁惠王  
篇有二十三章矣故各於卷首  
總列其章目而分別其指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

也曰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

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

其庶幾乎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孟子問

王有是語不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

直好世俗之樂耳變乎色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

王言我不能好先聖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

聲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

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曰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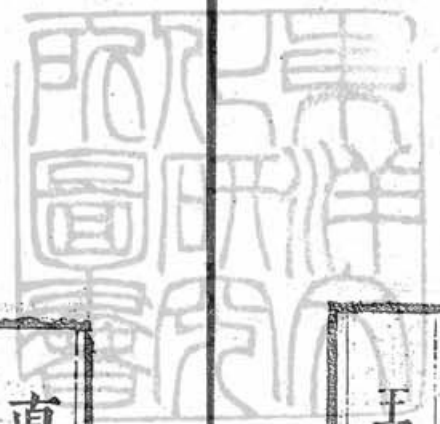
得聞與王問古今同異之意寧可得聞之與曰獨

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

與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人王曰獨聽樂不如

與眾共聽之樂也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孟

子復問王與少之人共聽樂樂邪眾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衆國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為樂臣請

為王言樂國孟子欲為王陳獨樂與衆人樂樂狀今

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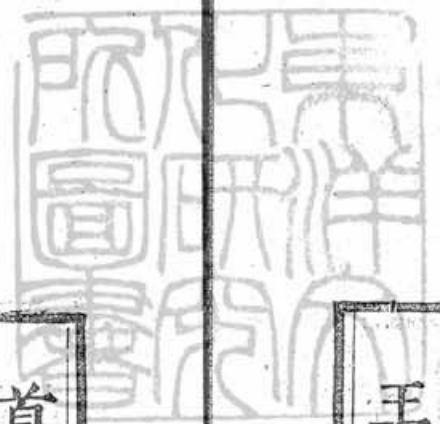
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國鼓樂者樂以鼓為

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

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

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

樂也國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

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

窮極而離散犇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

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國百姓欲令王康強而

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憫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

之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

莊子之言王之好樂也

莊暴見孟子至則王矣正

時鐘鼓有節與民同樂也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

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者莊暴齊臣也莊姓

也暴名也言莊暴見孟子謂暴朝見於齊王王語暴

以好樂之事暴是時未有言以對答之曰好樂何如

者故莊暴問孟子以謂王之所以好樂是如之何孟

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者孟子答莊暴

之問也言齊王之好樂至甚則齊國庶幾其治安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者是孟子

自見莊暴言好樂之後他一日見於齊王而問之曰

王曾與莊子語以好樂之事還有此言否乎孟子稱

莊子不稱曰暴者是孟子尊王之臣故不欲稱其名

也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

之樂耳者是齊王自孟子問之後變其常容而有憤

怒之色蓋憤莊暴言已之好樂於孟子也故答孟子

曰寡人不能好古聖王之樂故聖王之樂如黃帝之

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是也但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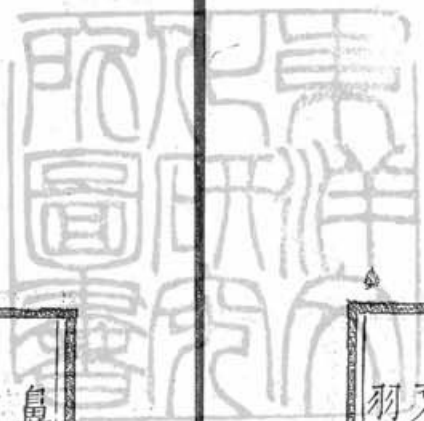
直好世俗樂耳如鄭衛之聲是也曰王之好樂甚則

孟子

卷之四

梁

齊王問孟子言古今之樂一何寧可得而聞知之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者是孟子欲以此問王使  
 王知與民同樂樂為樂也故問之曰王獨作樂為樂  
 邪與人同樂為樂邪曰不若與人者是齊王答孟子  
 亦以為獨樂樂不若與人同樂為樂也曰與少樂樂  
 與眾樂樂孰樂者是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同樂為樂  
 與眾人同樂為樂孰樂邪曰不若與眾者齊王亦復  
 答孟子以為不若與眾人同樂為樂也臣請為王言  
 樂孟子於此知齊王亦識與眾同樂之意乃為王陳  
 其獨樂與眾同樂之效故不待王問而自請言之也  
 今王鼓樂於此至與民同樂也者皆孟子陳獨樂與  
 眾樂樂之文也言今王鼓作其樂於此國也百姓之  
 人聞王鍾鼓之聲與管籥之音舉皆疾痛其頭又感  
 頰愁悶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作樂為樂發賦徭役  
 使我至於此之極也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又  
 皆離散之以其如此故百姓所以頭痛感頰愁悶也  
 又言今王田獵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  
 羽旄之美好舉皆感頰愁悶疾痛其首而交相告曰



鼻頭而愁悶也田獵至犇走也止義曰釋云獵田  
 也蒐狩苗獮是也案魯隱公五年左傳云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武事也杜預曰蒐索擇取不  
 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  
 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羽旄者案左  
 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齊定公四年晉  
 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為旄為王者旂車之  
 所建也又案司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析羽釋云全  
 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云天時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公孫丑篇文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王言聞文王

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

文有是言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為

**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

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王以為文王在岐山之時

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圃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

圃小之民以為寡人之圃為大何故也曰文王之圃

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

為小不亦宜乎

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

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

其小是其宜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註**

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

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郊關齊四境之郊皆



有關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

乎

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

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章譏王廣圃專

利嚴刑陷民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有

諸者是宜王嘗聞文王有圃方闕七十里故見孟子

問之還是有的否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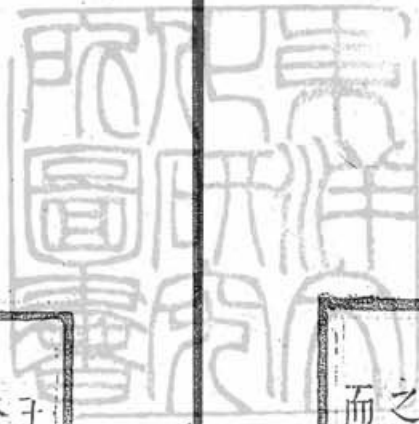
以為書傳之文有言也曰若是其大乎者宣王怪之

以為文王圃如此之闕大民猶尚以為之小也曰寡

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者宣王又問孟

子言寡人之圃但方闕四十里而民猶尚以為之大

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者孟子對王稱臣言自臣始初  
 至於王之齊境問其王國禁令然後乃敢入其國中  
 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  
 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  
 宜乎者孟子言自臣入王郊關之內乃聞王有苑圍  
 方四十里之廣其有於中殺其麋鹿者如殺其人之  
 罪而科之如此則是王為阱陷方四十里之廣於國  
 中以陷其民也故民以為大不亦宜之乎凡此是皆  
 孟子譏王之專利而不與民同也傳云天子之園方  
 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文王之  
 國百里之國或者以謂有七十之里為苑圍是如之  
 何其差殊不知文王百里之國是其始封之時制也  
 七十里之園乃文王作西伯之時有也周制上公封  
 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豈七十里之園特止山川不  
 可食之地與彼有子虛者以謂楚地方千里而圍居  
 其九是可食之地亦鞠為遊畋之地邪是安知周制  
 之法與註云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  
 而圍以大者正義曰案鄭玄詩譜云周之先公曰太



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  
 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  
 侯是文王繼父之業為西伯於歧邑也商之州長曰  
 伯謂為雍州伯也子夏云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文  
 王因之亦為西伯焉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是時宜七十里之園而民猶以為小也註郊關  
 齊四境之郊皆有關者正義曰周官閭師掌國中及  
 四郊之人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  
 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載師掌任土  
 之法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  
 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  
 里為遠郊云四境郊皆有關者蓋四郊之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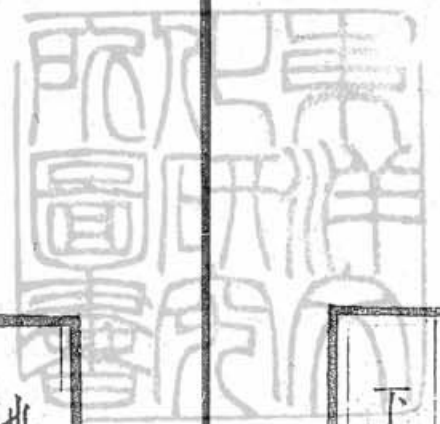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註問與鄰國交接之道孟

子對曰有註欲為王陳古聖王之交也惟仁者為能

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註葛伯放而不



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允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  
 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惟智者為能以  
 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鬻北狄疆者  
 今匈奴也太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踐退於會稽身  
 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  
 全其國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  
 者也樂天者係天下畏天者係其國詩云畏天之威  
 于時係之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係天  
 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係其國太王句踐是



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  
 能安其太平之道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  
 好勇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  
 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對曰王請無  
 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  
 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  
 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王請大  
 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  
 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註**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

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

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

勇而已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註**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

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

何敢有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

武王之勇也**註**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



順天道者故伐紂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註**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

之不好勇耳王何為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註**齊宣

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樂天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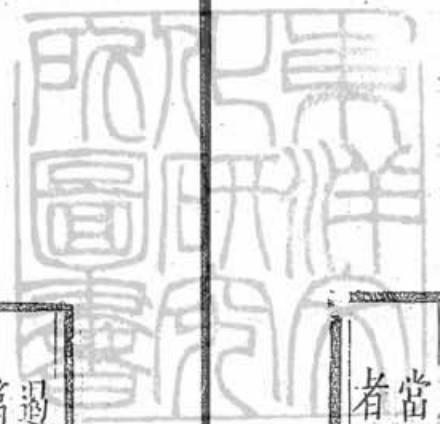
知時仁者必有勇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者

是宣王問孟子以交接鄰國其有道乎孟子對曰有

者孟子欲陳古之聖王而比之故答之曰有道也惟

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至于

王西有昆夷之患而以采薇薄伐肆不殄厥愾是文  
 王事昆夷也昆夷西戎之國也惟智者乃能以小奉  
 事其大是故太王去邠避狄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  
 馬而不免是太王事獯鬻也勾踐退會稽身自官事  
 吳王夫差是勾踐事吳也勾踐越王也以大奉事其  
 小是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覆者也以小奉事其大以  
 其量時畏天者也故樂天者如湯文遂能安天下畏  
 天者如太王勾踐遂能安其國故詩之周頌我將之  
 篇有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言成王能欽畏上天  
 之威故能安持盈守成太平之道也此孟子所以引  
 之而證其言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者  
 宣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已意故答之曰大哉言矣  
 以言其寡人有疾而疾在於好勇也對曰王請無好  
 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  
 一人者也者是孟子又答宣王言宣王也今請之無  
 好其小勇也夫按劍矚目疾視而號於眾曰彼安敢  
 當敵我哉此則一匹夫之小勇只可以抵敵於一人  
 者也故曰王請大之也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過徂葛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者此詩大雅皇矣之  
 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欲言文王之勇而陳于  
 王也故曰此文王之勇也其詩蓋言文王赫然大怒  
 以整其師旅以止往伐葛以篤厚周家之福以揚天  
 下之名也言文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謂文王  
 亦以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  
 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者此周書之文也孟子所以  
 又引此書云者蓋又欲言武王之勇而陳于王也言  
 天生下民而立之君師以治以教之惟曰其在助相  
 上帝寵安四方有善有惡皆在我天下安有敢違越  
 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  
 也者一人指紂而言之也言紂一人縱橫逆行其道  
 而不順其天故武王心愧恥之於是伐紂也凡此是  
 武王之大勇也而武王於是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故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者孟子言今王若  
 能如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天下之民惟

恐主之不好勇也。葛伯放而不祀，至小者也。正義曰：書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也。伯，爵也。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又不祀。湯又使人往為之耕，是其助之也。詩云：昆夷允矣，惟其喙矣。謂文王者，蓋引大雅縣之篇文也。箋云：昆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眾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柞械之中而逃，甚困劇也。又云：駟突也。喙，困也。趙註引此而證以解作文王事，昆夷大與詩註不合。又云：太王避狄，文王伐昆夷，成道與國。其志一也。是文王未嘗事之也。今孟子乃曰：文王事昆夷者，昆夷西戎之國也。詩之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註云：昆夷，西戎也。是也。今據詩之箋云：乃曰：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始初之時，乃服事殷之時也。趙註引昆夷兌矣，惟其喙矣，蓋失之矣。獯鬻至其國也，正義曰：案匈奴傳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獯鬻、獫狁、獯戎居于北邊。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徙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為匈。



奴是也。云：越王勾踐退會稽而身自官事，吳王夫差者，案史記世家云：吳王闔廬十五年，伐越，至吳，王夫差元年，悉以精兵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請委國為臣妾，是也。賈逵曰：會稽山名也。周頌我將之篇，至太平之道，正義曰：箋云：于時於是也。言成王畏天之威，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是其解也。疾視至敵者也。正義曰：莊書云：蓬頭突鬢，曠目而語，此庶人之勇，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是與此同意。大雅至小勇，正義曰：案大雅皇矣之篇，其文乃曰：以遏徂旅。今孟子乃曰：以遏徂莒者，又案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尚書逸篇正義曰：案周書泰誓篇，今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孔安國云：寵綏，四方言當能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趙註乃以其助上帝寵之而斷其句，以四方為下文，則其意俱通。故二解皆錄焉。衡橫也。至伐紂也，正義。

曰周書泰誓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是也釋文云衡橫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雪宮

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不責己仁義不自修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

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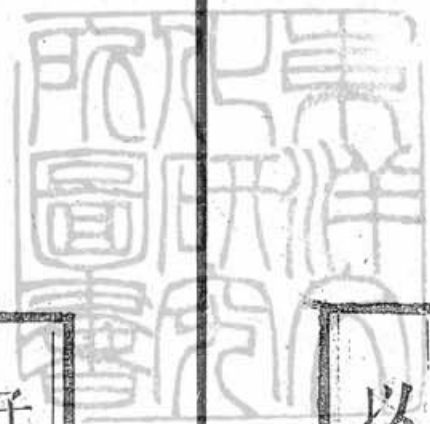
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亦助之憂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為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

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管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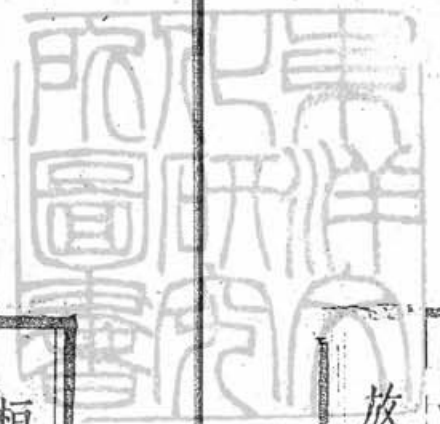
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舞

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  
至於琅邪琅邪齊東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  
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王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  
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  
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  
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  
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耒耜之  
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晏



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  
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  
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  
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  
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爲諸侯之  
法度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  
眊眊胥讒民乃作慝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  
民人君行師興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  
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在職者又眊眊側

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其慝惡也方命  
 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國方猶逆也逆  
 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  
 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  
 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  
 匡正故為諸侯憂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  
 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國言驕君  
 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



桓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引也使人徒引舟船  
 上行而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丹朱  
 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  
 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  
 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  
 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  
 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景公  
 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國景公  
 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

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賑貧困不足者也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其詩曰畜君

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好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導晏子景公之事者欲

以感喻宣王非其矜誇雪宮而欲以苦賢者

好君也正義曰此章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

樂不循肆溢之行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者雪宮

離宮之名也中間有池囿言宣王在雪宮之中而見

孟子來至也王曰賢者亦樂此乎者是宣王稱孟子

為賢者問之孟子亦嘗有此雪宮之樂也云乎者亦

未知孟子可否若何所以云乎而疑之之辭也亦梁

惠王在沼上而問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同意孟子對

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者孟子答宣王之言而欲宣王有此雪宮之樂在與

民同其樂也故言有為入下者不得此樂則必非謗

其上矣為入下者既不得此樂而以非謗其上非也

以其不可也無他是不知命與分定故也為民之上

者既有此樂而不與下民同其樂亦非也以其亦不

可也無他是不知義而失之於驕也蓋為之君在民

之上凡有所樂皆出於民之賦役而成之也豈可驕

之哉故曰亦非也苟為君能以民之所樂而為己之

樂則在下之民見君之所樂亦樂之而不敢非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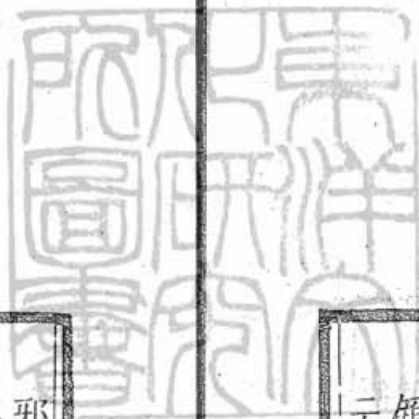


晏子晏子告景公之言而誨齊宣王也魯襄公二十六年立  
公齊莊公之後景公杵臼是也魯襄公二十六年立  
在位五十八年薨轉附朝舞皆山名也又云朝水也  
言往者齊景公嘗問於晏子曰我欲遊觀於轉附朝  
舞循海而南至於琅邪我何以修治而可以比效於  
先聖王之遊觀也晏子齊景公之相齊大夫也姓晏  
名嬰者晏子答曰善哉王之問也乃言天子往於諸  
侯謂之巡狩巡狩者謂巡諸侯為天子所守土也如  
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非  
巡狩是也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述職者謂述  
已之所守職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  
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  
然此皆無非事而已春則省察民之耕而食不足者  
則補之如周禮旅師春頒其粟是也秋則省察民之  
收而有力不足者則助之如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  
其民以救時事是也凡如此是皆下之所以有望於  
上而巡也故夏禹之世民俗諺有曰我王不遊我何  
以得其休息我王不豫我何以得助其力此先聖王



所以一遊一豫而為諸侯之法度也統而言之則遊  
與豫皆巡行也別而言之則遊者有所縱至於適也  
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也故於遊則未至於豫豫則  
不止於遊也今也景公則不如此其興師行軍皆遠  
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之民而不得飽食有勞乏之民  
則不得休息在位者皆睚眦然側目相視而非其上  
而下民又皆作為邪慝也故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  
連荒亡為諸侯憂方逆也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行則  
順止則逆所謂方命虐民者是逆先王之命而下則  
暴虐民人也凡遊豫補助皆先王之命也今則方命  
而虐民又飲食無窮極而若水之流蓋流連荒亡四  
行皆為諸侯之所憂也以其皆能喪亡其身而已故  
於國是也連者從流而下忘反之謂也如齊桓與蔡姬乘舟  
行舟若丹朱是也荒者從獸無厭之謂也如羿之好  
川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是也故曰從流而下忘反謂之  
也如殷紂以酒喪國是也故曰從流而下忘反謂之  
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

厭謂之亡以其晏子自解之耳言先王無流連之樂  
 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者謂古之先王無此流連之  
 極樂荒亡之溢行惟獨在君所行也君者指景公而  
 言也景公自知已小有流連之樂大有荒亡之行遂  
 一聞晏子之言而喜悅之景公所以悅者以其能悟  
 而改過也乃大戒勅於國而不敢慢其事出舍於郊  
 而不敢寧其居於是能興發倉廩而補贍其不足者  
 又召樂師之官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以作徵招  
 角招是也必作其徵招角招之者蓋徵以為事角以  
 為民皆以招名之曰亦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  
 風以阜民財之意也此所以謂之徵招角招矣又引  
 樂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言悅君所以好君  
 何有其過也故又曰畜君者是好君也凡此皆晏子  
 所言是其畜君者也孟子引此誨宣王亦欲宣王如  
 景公悅晏子之言而悟之也轉附朝舞至邑也正  
 義曰云轉附朝舞皆山名今案諸經並未詳據梁時  
 顧野王釋云澗水名出南陽恐悞澗為舞他並未詳  
 云琅邪為齊東南上邑者案地理志云齊地東有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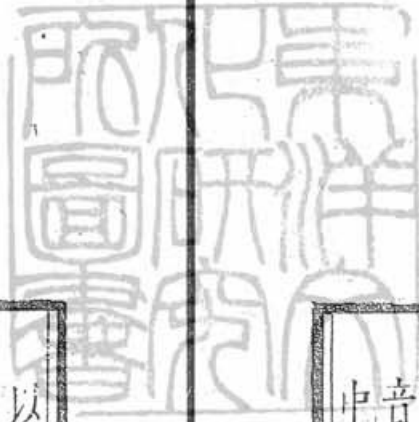


邪南越志云琅邪邑名是也沈涵于酒熊蹯不熟  
 怒而殺人之類也正義曰註云義和涵淫胤往征之  
 孔安國云義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  
 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涵于酒過差非度又曰  
 紂沈涵冒亂敢行暴虐孔安國傳云沈涵嗜酒春秋  
 魯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  
 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真諸畚使婦  
 人載以過朝釋云胹煮也畚草器也齊桓與蔡姬  
 乘舟於圃正義曰案魯僖公三年左傳云齊侯與蔡  
 姬乘舟于圃蕩公公怒杜預曰蔡姬齊侯夫人蕩搖  
 也圃苑也蓋魚池在苑中耳書云罔水行舟若丹  
 朱慢遊者正義曰案書益稷篇云無若丹朱敖惟慢  
 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頽頽云無若丹朱敖惟慢  
 用殄厥世孔安國云丹朱堯之子傲戲而為虐無晝  
 夜常頽頽肆惡無休息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  
 肆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羿之好田  
 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正義曰案書云太康尸位以  
 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

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孔註曰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遂廢之魯襄公四年左傳云事錄在梁惠王首章賈逵曰羿之先祖世為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十日竝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云羿彈十日此此其說羿為諸侯名皆難取信欲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為人名信如是則不知言以羿為窮國君號為諸侯者何也

**註**殷紂以酒喪國正義曰案史記云殷王紂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以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於是其有炮烙之法後為武王所伐是也

**註**徵招角招至樂章名也正義曰凡宮商角徵羽蓋樂之五聲也晉志云宮土音數有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清者也君之象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商亂則誅其官壞也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音三分宮去一



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亂則哀其事隳也羽水音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木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亂則危其財匱也凡此乃為樂章之名也然則景公所以作角徵樂以其為民為事也

**註**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也正義曰註云此者蓋引周書無逸之篇文也孔註云文王不敢盤于遊畋者是不敢樂於遊逸田獵者也故錄此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註**謂泰山下

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

有之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

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

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註**言王能行王道

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何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管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

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言往者文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歧民修井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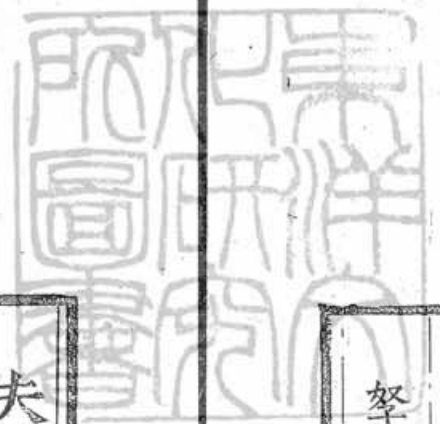
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

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

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

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

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



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

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

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鰥獨羸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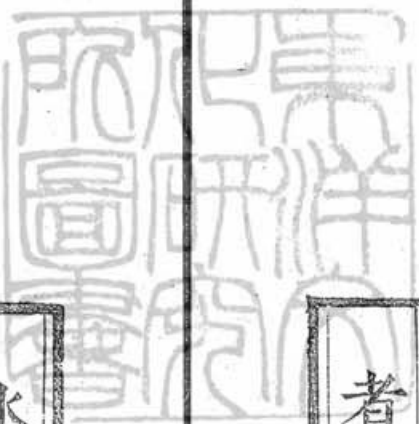
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言乎

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王政則何為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對曰管者公劉好貨

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  
 斯張干戈威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  
 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註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  
 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威斧揚  
 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啟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  
 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色註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也對曰咎  
 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



水滸至于歧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  
 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註  
 詩大雅緜之篇也亶父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  
 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  
 滸來至歧山下也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  
 相土居也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普  
 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

無過時之息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註齊宣王問  
 有正義曰此章言齊王好貨色孟子推以公劉太王  
 好貨色責難於君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毀諸已乎者是齊王問孟子以為在國之人皆謂勸  
 我毀壞其明堂今毀壞之已而勿毀壞乎魯太山下  
 有明堂後為齊侵其地故齊有明堂齊宣王尚疑之  
 所以問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  
 王政則勿毀之矣者孟子欲使宣王行王政所以勸  
 之勿毀耳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孟子以  
 謂王政之法寧可得而聞知之歟對曰管仲文王之  
 治政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  
 禁罪人不孥至必先斯四者是孟子對答宣王為王  
 政之法也言往者文王為西伯行政自歧邑耕者皆  
 以井田之法制之一人受私田百畝八夫家計受私  
 田八百畝井田中百畝是為公田以其九分抽一分  
 為公以抵其賦稅也仕者不特身受其祿而至于孫  
 之世亦與土地祿焉關市司關司市之所但譏問之  
 不令姦人出入而不征取其稅川澤魚梁之所但與  
 民共之而不設禁止之法罪人但誅辱止其一身而  
 不誅辱其妻子孥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  
 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凡此鰥寡孤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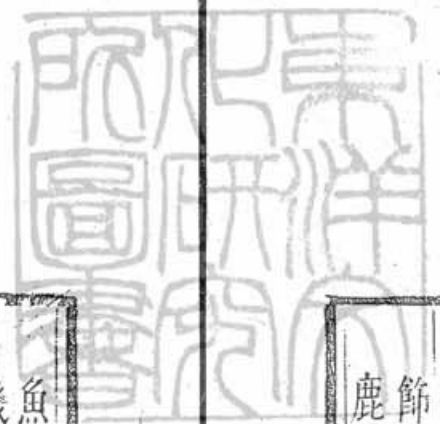
四者是皆天下之民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及此四者焉無告者以其鰥寡孤獨單隻上下  
 無所告者之人也是皆孟子言文王在歧邑之時為  
 王政之法如此而已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者哿  
 可也蓋詩之小雅正月之篇文也其意蓋言當今之  
 世可矣富人但先哀憫此鰥獨羸弱者耳孟子所以  
 引之謂其文王行政是如此也故援之以答宣王王  
 曰善哉言乎者是宣王問孟子答之以文王行政  
 之法而善其言也故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  
 為不行者孟子言王如能善此王政之言則何為不  
 行此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者宣王言我有疾  
 疾在於好貨財也管者公劉好貨詩云至於王何有  
 者孟子引公劉好貨故詩有大雅公劉之篇文而答  
 于宣王也言往者公劉好其貨財其詩蓋謂乃積穀  
 于倉乃裹乾食之糧於囊橐之中其思在於輯和其  
 民以光顯于時張其弓矢執其干戈斧鉞告其士卒  
 曰為女方開道路而行如此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  
 者有糧裹于囊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而行王如能

好貨與民人同之亦若公劉之如此則於王也何有不可云橐囊者大曰囊小曰橐也爰曰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者是宜王又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色也對曰管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至於何有者是孟子又引太王好色故詩大雅緜之篇文也答宣王也宣父太王名也古公號也言往者太王好色愛厥妃其詩蓋謂古公宣父來朝走馬而避惡且早又疾急循西水涯而至于岐山之下曰與姜女自來相土居如此故當是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皆男女嫁娶過時者謂之怨女曠夫也女生向內故云內男生向外故云外王如能好色與百姓同之亦若太王之如此則於王也又何有不可姜女太姜也是太王之妃也謂泰山山下明堂至已止也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南有泰山史記封禪書云舜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遂觀東后又云此山黃帝之所常遊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也云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地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管殷紂亂天下



脯諸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執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令魯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則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泰山後嘗為齊所伐故齊南有泰山文中子云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註云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配林則泰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必先有事於配林則泰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之數而卑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註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以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座皆法五行以五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堂為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矣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太

史閏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  
 門是也四角之堂皆於太室外接四角為之則五室  
 南北止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乃得其度若聽  
 朔皆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居若閏月則闔門左  
 扉立其中而聽朔焉往者文王為西伯至妻子也  
 正義曰史記云古公亶父為德嚮戎狄所攻遂去邠  
 踰梁山止於歧下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立季  
 歷以傳昌昌立是為西伯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徐  
 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云修井田八家八百畝以為  
 公田者亦依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小司  
 徒佐大司徒當都鄙三等之菜地而為井田經云九  
 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  
 縣為都以任役萬民使營地事而貢軍賦出車徒又  
 菜地之中每一井之田出一夫之稅以入於官也故  
 曰九一也云紂時稅重者史記云紂為人資辨捷疾  
 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  
 飾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於是厚賦稅以實  
 鹿臺之財盈距橋之粟是紂時稅重也關譏不征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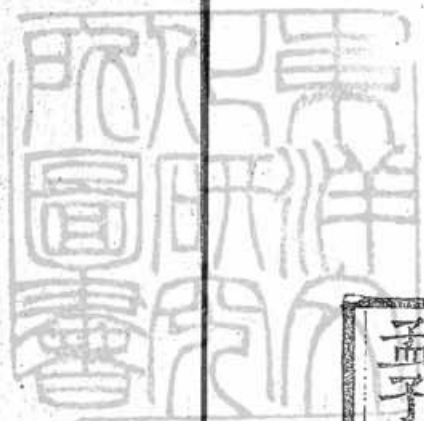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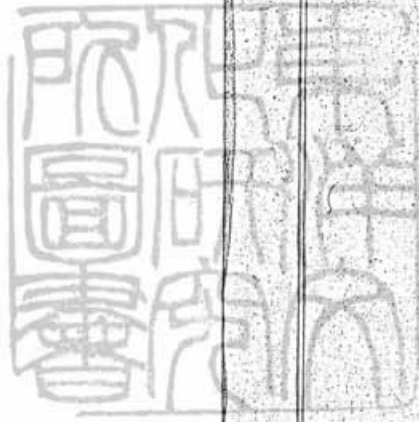
魚梁不設禁者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  
 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  
 令為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  
 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棗此而推之則關市  
 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  
 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  
 子於宣王之一時亦以此引之以救弊矣詩小雅  
 正月之篇者詩云哥可也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  
 是富人已可憚獨困也詩大雅公劉之篇也至不  
 可也正義曰註云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迫逐公  
 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郃  
 焉乃積乃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口  
 囊思哉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公劉  
 乃有積倉積委及倉也安妥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  
 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裹糧食於橐囊之中  
 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人民用光其道為今子孫之  
 基又毛註云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乘其干戈威  
 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



云于盾也戈勾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邠整其師  
 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  
 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詩大雅縣之篇也至不  
 可乎正義曰縣詩興也縣縣不絕貌也毛註云古公  
 豳公也古言久也豳父字或因以名言質也古公處  
 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  
 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  
 曰狄之所欲者吾土地吾聞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  
 人於踰梁山邑于歧山之下居焉率循也泝水涯也  
 姜女太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辭  
 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涯溼水側也爰於也及與也  
 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太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太姜之  
 賢知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上 終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390 九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

遊者註假此言以為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

如之何註言無友道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註言當棄

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註士師獄

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註已之者去

之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

也王顧左右而言他

以答此言也

孟子至言他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厥職乃安其身也

楚遊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諷之也言王之臣下有寄託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遊戲者比其反也則

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者言寄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在近則反歸而妻子在交友之所皆寒凍其膚飢

也餒者飢之過之謂也王曰棄之者是宣王答孟子以爲交友之道既如此當棄去之而不必與爲友也

曰士師不能治七則爲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又問宣王言爲之獄吏者而不能主治其士則爲士師者當



如之何處之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爲士

師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問至於此乃欲諷諫之故問之曰自一國四境之內皆亂

而不治則爲之君當如之何處之王顧左右而言他者宣王知罪在諸已乃自慙羞之而顧視左右道其

他事無以答此言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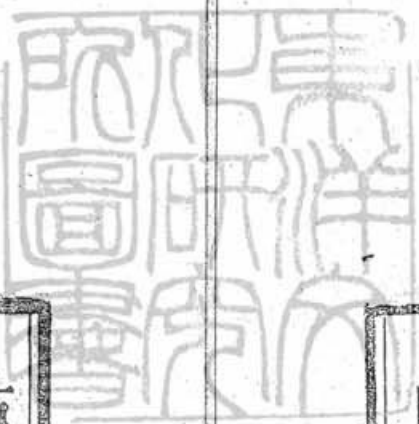
世臣之謂也

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修德之臣常

能輔其君以道乃爲舊國可法則也王無親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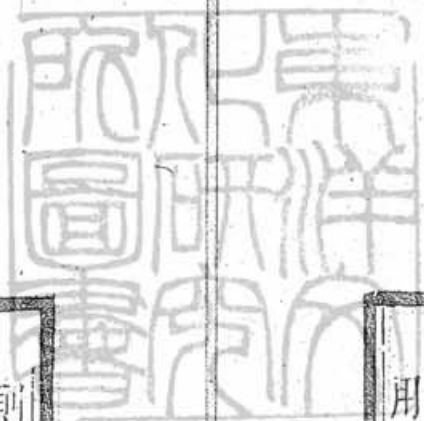
今王無可親任之臣管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亡我  
 無以名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  
 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言國君欲  
 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  
 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疏戚相踰豈可不  
 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  
 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謂選乃臣  
 隣比周之譽核其鄉愿之徒論曰眾好之必察焉左



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眾惡之必察  
 焉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左右  
 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  
 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  
 眾棄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行此三慎之聽  
 乃可以子畜百姓也孟子見至為民父母正義曰  
此章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  
 後集有世賢臣乃為舊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王口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宣

王而問之言人所謂舊國者非謂有高大木而謂之舊國也以其有世世修德之舊臣也故謂之舊國故曰有世臣之謂也故舊也喬高也世臣累世修德之舊臣也王無親臣矣管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任之臣矣往日所進者今日為惡而王又不知誅亡之臣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者宜王言我何以知其臣之不才而舍去之而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使混然不能精心揀擇但如不得已而取備官職則將使其卑踰尊疏踰戚而殺亂之矣其如是豈可不重慎之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入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者此皆孟子教宣王進退賢不肖之言也言於進用賢人之際雖自王之左右臣者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逮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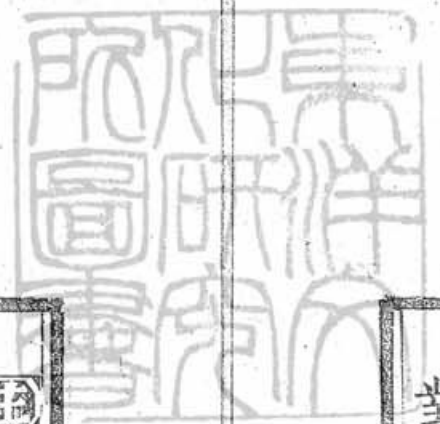


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真足為賢人故然後進而用之矣如左右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則王莫聽之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亦當莫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然後詳察之見其真實不賢不可進用然後去之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又當莫聽迨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又當勿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罪當可以殺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一人實有可殺之罪故然後方可殺之也無他以其一國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也夫如此則王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而子畜百姓矣故舊也至可法則也正義曰釋云故舊也文從古故也詩伐木之篇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註云喬高也故知喬木為高大之木郭璞云喬樹枝曲卷似鳥羽也書云圖任舊人共政又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是故臣之謂也鄉原之徒正義曰語云鄉原德之賊也周氏註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其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

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  
 言此所以合德也故有三說焉大辟之罪五聽三  
 宥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大辟死刑也周禮大司寇以  
 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鄭註云辭聽者觀其出言不直  
 則煩也色聽者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也氣聽者觀  
 其氣息不直則喘也耳聽者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也  
 目聽者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也凡此五聽是也  
 三宥者司刺掌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  
 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  
 若令律過失殺人而坐死鄭玄云遺亡若間惟薄忘  
 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凡此三宥也云行此三  
 慎之聽也蓋指孟子言自左右皆曰  
 賢至國人殺之也者是為之解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有之否乎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



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

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

矣未聞弑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

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

耳不聞弑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齊宣王問

君也正義曰此章言孟子云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

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宣王垂戒于後也齊宣王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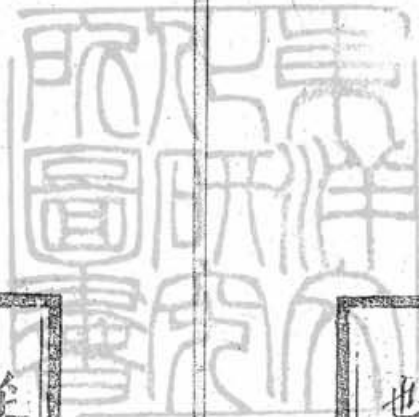
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者是宣王問孟子言商之

湯王放其夏王桀於南巢之地周武王伐商王紂於  
 鹿臺之中還是以此言也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者孟子答宣王以為傳文有是言也故書云湯放桀  
 於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史記武王伐紂紂  
 走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



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是也曰臣弑其君可乎者宣王問孟子如是則為臣下者得以殺其君上豈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者孟子答宣王以謂賊害其仁者名謂之賊賊害其義者名謂之殘名謂殘賊者皆謂之一匹夫也我但聞誅亡其一匹夫紂矣未嘗聞知有弑君者也故尚書有云獨夫紂是其證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比喻之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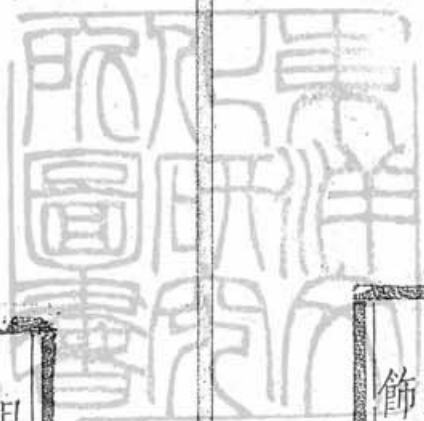
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

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如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

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

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孟子謂齊宣王至玉人彫琢玉哉正義曰

此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墮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者是孟子謂齊宣王言為大宮則王必遣使工匠之吏求其大木工匠之吏求得其大木則王喜以為工匠之吏能勝其所任用矣至於匠人斲削而小之則王怒以為匠人不勝其任矣凡此皆孟子將以比喻而言也以其欲使宣王易曉其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主工匠之吏也又言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者是孟子又言夫人既以幼少而學先王之道及壯大仕而欲施行其幼之所學之道而王乃曰且舍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教命則如之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者是孟子又復以此而比喻于宣王也言今假有素璞之玉於此雖有萬鎰之多然必使治玉之人彫琢而治飾之耳至於治國家則固當以先王之道治之而曰



且舍去女所學而令從我教命則何以有異於教玉人治飾玉哉言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當取學先王之道者乃能治之今乃至於治國家則曰且舍汝所學而從我教命是何以異於此哉蓋巨室則國家比比也用人猶制木木則君子之道比也工師則君子比也匠人則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子之道施而後治人君反小而用之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不特若此又有以喻焉璞玉則亦國家比也玉人則亦君子比也意謂璞玉人之所寶也然不敢自治飾之必用使治玉人然後得成美器也若國家則人君之所寶也然人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也今也君子不得施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已所教以治之此亦教玉人彫琢玉同也固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故孟子所以有此譬之巨室大宮也至喻之也正義曰字林云巨大也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宮室則大宮也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文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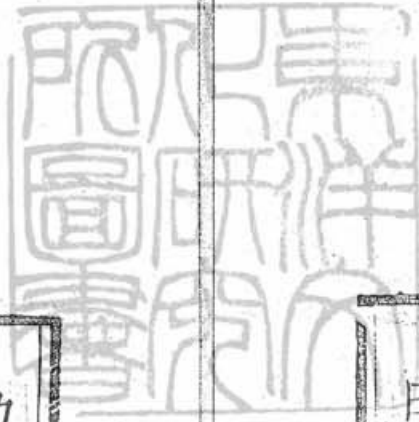
五塲埴之工五輪輿弓廬匠車梓凡此者是攻木之工也餘工不敢煩述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也即掌教百工者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室者是也匠人即斲削之人也風俗通云凡是於事巫卜陶匠是也然則此言匠人者即攻木之匠也

**註**金二十兩為鎰正義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禮云朝一鎰朱註亦謂二十四兩

**今註**悞為二十兩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註**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日也書曰暮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



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註**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篚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也

**註**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犇取之懼殷

民不悅故未取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

益熱亦運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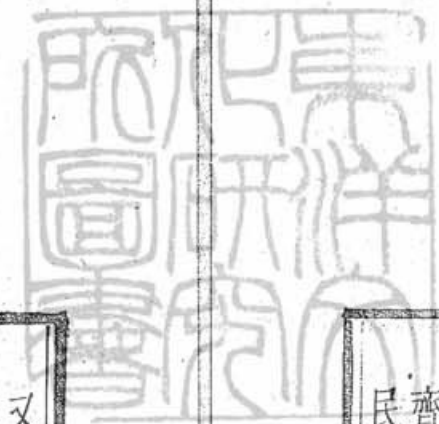
**註**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

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犇走

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  
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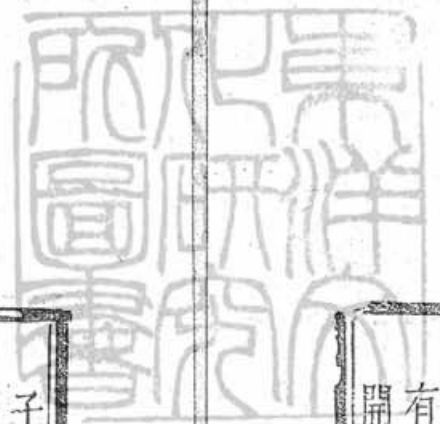
**說**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

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  
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何如者言齊國之人  
伐燕之人必強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教  
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又教我取之今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但五寸日足以興舉之非人力所能至  
此乃天也天與之而勿取必有天殃而禍之今則取  
之何如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者是孟子答齊宣  
以為今伐取之燕國而燕國之民悅樂則可以伐取  
之也古之人有行征伐之道如此國者若武王伐紂  
是也書曰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  
紹我周王是其武王伐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引此答  
齊宣蓋欲齊宣征伐順民心亦若武王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者孟子



又以此答之齊宣言今欲取之燕國苟燕國之民愁  
怨而不悅則當勿取之故古之人有欲行征伐之道  
若此者如文王於紂是也孔子有云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猶服事殷是文王於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又  
引此答齊宣者復欲齊宣如文王順民心而未取之  
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至  
亦運而已矣者孟子言今且託以萬乘之國伐取萬  
乘之國其有以箠食壺漿而來迎王兵師者豈有他  
事哉蓋欲避去水火之患難耳如若水彌深火彌熱  
則民亦運行而奔走矣豈來迎王之兵師哉意謂今  
齊誠能使燕民得免水火之難亦若武王伐紂殷民  
皆悅樂之則可以取燕也如不然則若文王之於紂  
故未取之耳云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為諸侯者皆僭  
王號故皆曰萬乘云箠者案曲禮曰圓曰箠方曰  
箠飯器也書云衣裳在箠則箠亦盛衣云壺漿者禮  
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羊傳  
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  
方口圓曰壺釋名曰漿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

厥玄黃正義曰孔安國傳云以筐篚盛其絲帛也禮圖云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萬乘非諸侯之號至如何正義曰云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僭號稱王者說在上卷首章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者案孔安國傳云追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日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是其解也武王伐紂至取之也正義曰書云惟十一年武王伐紂史記云武王伐紂發兵七十萬人距紂師紂師倒兵以戰以鬪武王武王馳之紂兵崩叛紂走入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也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犇者正義曰語云殷有二仁焉蓋微子箕子比干是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啟為太子太史曰妻之有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微子名啟世家曰開孔安國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箕子者莊



子云箕子名胥鄭玄云箕亦在圻內比干者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乃紂之諸父也宋世家云箕子乃紂之親戚也言為親戚又莫知其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杜預以為紂之庶兄皆以意言之耳趙云三仁尚在者蓋文王為西伯之時三仁尚未之亡去及西伯卒武王東伐至盟津諸侯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猶曰爾未知天命紂愈淫亂不止微子諫不聽乃與大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諫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劔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後因武王乃釋之耳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

**人者何以待之**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

將謀救燕伐齊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

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

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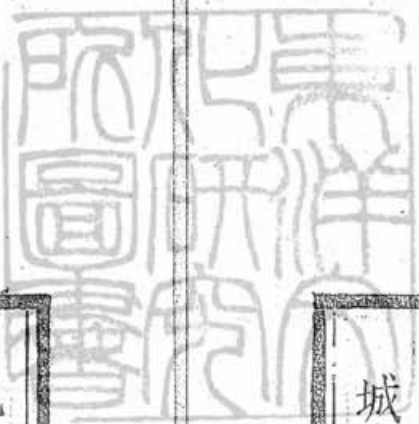
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

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

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向也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

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



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

而思見之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

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

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畏齊之疆也

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諸侯素畏齊疆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

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說**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

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實重之器與燕民謀置

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

止之也

**說**

齊人伐燕取之至則猶可及止也正義曰

何懼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者齊國伐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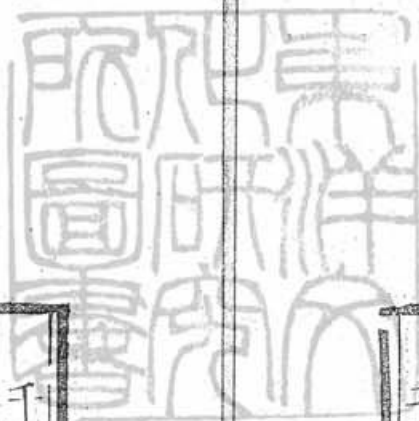
燕國而取其地天下諸侯皆將謀度救燕國也宣王

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者是齊宣見諸侯

將謀度救燕國而共伐我乃曰天下多有謀度與燕

共伐我者則我當如之何以待他故以此問孟子孟

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



千里畏人也者孟子答齊宣以為臣嘗聞有地但方

闊七十里而能為王政於天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

嘗聞有地方闕千里而猶畏人者也蓋湯為夏方伯

之時但有七十里而後為天下商王今天下方千里

者有九而得其一是一是齊之有千里地也所以云然書

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至民

大悅者此皆尚書遺亡篇文也今據商書仲虺之誥

篇則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

狄怨曰奚為後子大抵孟子引此者蓋恐齊王為已

之臆說以引此而證之欲使齊宣信之也故言書云

而雨降民皆悅樂之也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者註云自上文與此皆逸篇之文也今據仲虺之篇有云大抵孟子引此而言者又欲齊王知民如此之慕湯而則法湯也蓋謂民皆喜曰俟待我君來而蘇息我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至如之何其可也者是孟子又言今燕國之暴虐其民而王以兵往征伐之民皆以為王兵之來將拯救已於水火之中如也故以簞食壺漿迎其王師之來今乃若以殺其民之父兄繫縛其民之子弟又毀壞其國中之宗廟使民不得其祀復遷徙其國中之寶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王政至可及止也者孟子又言天下之諸侯素畏齊國之疆也今王又并燕國一倍之地而且復不行其王政是所以興動天下諸侯之兵而共伐之也王今即速疾出其命令還其老耄幼小勿遷移其寶器復謀度於燕國之眾為置立其君而後去之而歸齊則天下諸侯之兵尚可得及止之也

**註**云去玉城四千里夷服之國至蘇息正義曰周禮九服

又案禮圖云自王畿千里至夷服凡四千里是也雲霓虹也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旣雨則雲散而霓見矣

**註**旄老耄倪弱小倪倪者正義曰釋云耄齠案爾雅云黃髮倪齒壽也然則趙註云倪弱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老之有弱小爾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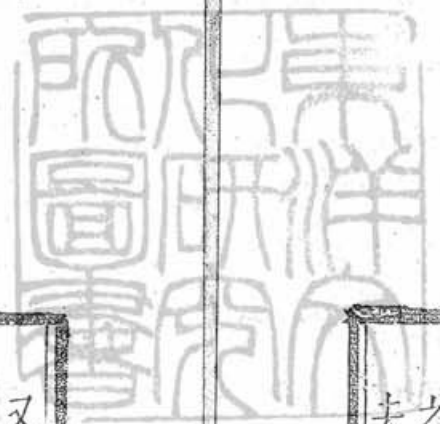
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註**鬪鬪聲也猶構兵而鬪也長

上軍師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

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





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註**

言往者遭凶年

之阨民困如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

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

**註**

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

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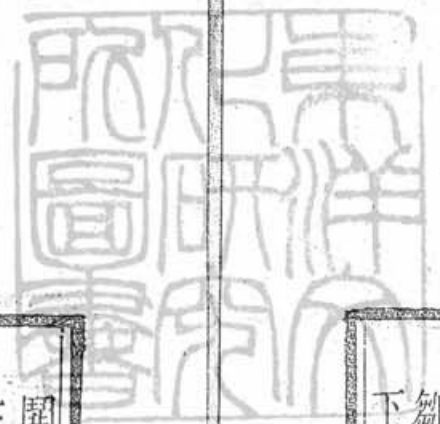
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

君無過責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

鄉與魯鬪至死其長矣正義曰此章言上恤其下則

下赴其難衆出於已則害及其身如影響也鄉與魯



鬪者言鄉國與魯國魯鬪也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

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

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者是鄉穆

公問孟子言我國與魯國相鬪戰而有司死者有三

十三人而民皆莫之死我今欲誅亡其民不可勝誅

不可勝誅者是民衆之多難以誅亡也不誅其民則

我惡疾視其長上有司之死而不救之故問孟子當

何則可以誅亡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

轉乎溝壑至是上慢而殘下也者孟子答穆公以為

凶荒之年而民皆飢餓君之民人老羸者轉落死於

孟子

卷之二十一

下十四

君無尤焉者孟子言夫民今所以不救長上之死者以其在凶荒饑饉之歲君之有司不以告白其君發倉廩開府庫以救賑之所以於今視其死而不救以報之也然非君之過也是有司自取之爾故曰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上矣

**闕**闕聲釋云闕闕也故曰猶構兵而闕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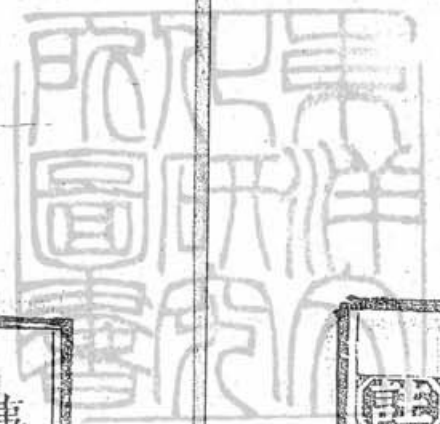
**文**

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孟

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三**

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凶禮義我不能知誰可



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雖施德義以養民與之

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可以為也

**三**滕文公至

可為也正義曰此章言事無禮義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滕國則小國也今間廁在楚齊二國之間而我今當奉事齊國乎楚國乎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至是可為也者是孟子答文公以謂若此之謀而指誰國可事非我所能及知也以其齊楚二國皆是無禮義之國孟子所以答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言不得已則有一謀計焉言但鑿此滕國之池築此滕國之城與人民堅守此滕國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一謀可以為也其他非吾所及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三**齊人

并得薛築其城以偏於滕故文公恐也孟子對曰魯

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

取之不得已也註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焉

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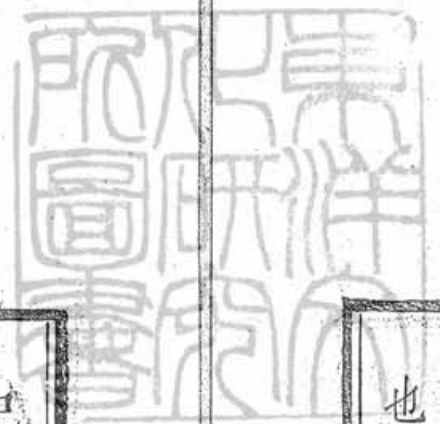
王者矣註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

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

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註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

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

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為善法以遺後世而



已矣

註

滕文公至強為善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君

則獨善其身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

之何則可者言齊人并得薛地將欲築其城於此故

滕文公恐其偏乃問孟子當如何則可免為不見迫

孟子對曰魯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

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者孟子答滕文公以謂

往者太王居邠國後為戎狄之國所侵伐遂去之岐

山下為居焉當此之時非太王擇此岐山之下為居

焉不得已而避狄所侵患故之岐山下為居耳苟為

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者孟子言滕文公誠能為

善修德而布政於民今雖失其薛地至後世子孫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

**註**

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管者太

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

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註**

皮狐貉之裘

幣繒帛之貨也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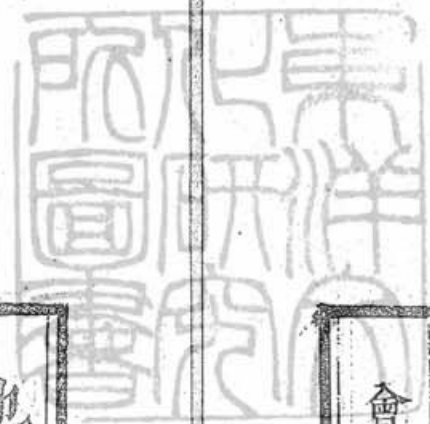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居焉

**註**

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

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矣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



也從之者如歸市

**註**

言樂隨太王如歸趨於市若將

有得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

請擇於斯二者

**註**

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

守之非已身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

此二者惟所行也

**註**

滕文公問曰至擇於斯二者正

死守業義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

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

之滕國小國也今竭盡其力以奉事大國則不得免

其侵伐當如何則可以免焉孟子對曰管者太王居

邠狄人侵之至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者孟子答文

焉乃屬者老而告之曰至邑于岐山居焉邠人曰仁  
 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者孟子言太王以皮  
 幣犬馬珠玉奉事戎狄猶不免其侵伐乃會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所欲者在我之土地也我聞君子不以  
 所養人之土地而殘賊其民汝二三子何憂患乎無  
 君我將去之以讓狄也遂去邠國踰梁山而邑于歧  
 山下居焉邠國之人遂聞太王此言乃曰仁人之君  
 不可失去也故從之者如歸趨於市若將有所得耳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者孟子又  
 言或人有云土地者乃先人之所受也非已身所能  
 為者也乃世世守之也當效死而不可去也故請文  
 公擇斯二者而處之二者其一如太王去邠其二如  
 或云效死勿去是也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正  
 義曰蓋狐貉之皮為裘也釋云狐貉妖獸也後人以  
 其狐貉性多疑故以皮為之裘也孔子曰黃衣狐裘  
 又曰狐裘之厚以居是也周禮行人職云合六幣圭  
 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纁以黼此六物  
 以和諸侯之好鄭註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是幣



即繒帛之貨也云屬會也  
釋文云會也又曰付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  
 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平諡也

嬖人愛幸小人也公曰將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

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

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

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

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

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諾

止不出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姓也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為魯臣問公何為不便見

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

往見也

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

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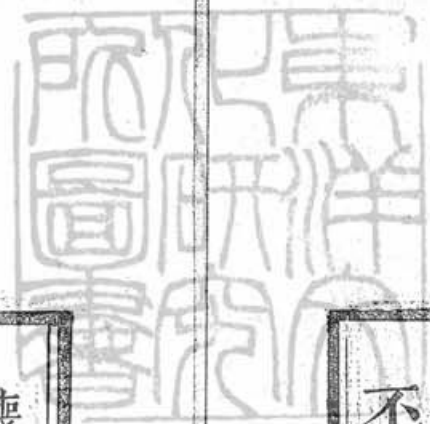
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

五鼎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

不同也

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



喪父時為士喪母時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

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

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

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

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

使子不遇哉

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為魯侯欲行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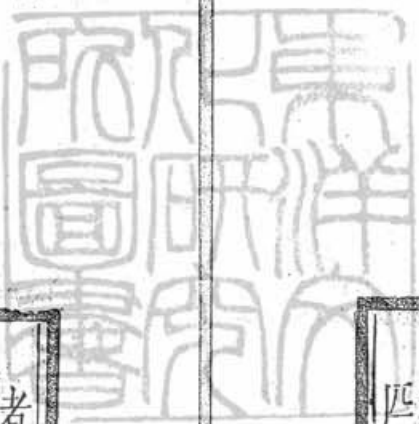
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

所能為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

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為也臧氏之子何能使我不遇哉

**章句**

魯平公將出至焉能使子不遇哉正義曰此章言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者魯平公魯國之君也諡曰平嬖人平公愛幸之人也臧嬖人姓也倉名也言魯平公將欲出見孟子有司皆未知惟臧倉為平公愛幸之人乃請問之曰所往他日君之所出則必揮命有司同所往今君乘車已駕行矣有司之人皆未知君之所往敢請問之君何所往駕行之往也公曰將見孟子者魯平公答臧倉言將欲出見孟子也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者臧倉者言君今欲見孟子以其為何往哉君今所為自輕薄其身以先往見於一匹之夫夫以謂之為賢乎臧倉言此謂孟子則一匹之賤夫不足謂之為賢也故曰禮義之道皆由賢



者所出而孟子乃以後喪其母之喪事奢過於前喪其父之喪事請君無更往而見焉倉謂孟子母喪用事豐備父喪用事儉約父母皆已之所親也其喪用事有厚薄者此孟子所以不知禮義也故云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者平公許允止而不出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者是日樂正子見平公乘輿既行而止之遂入見平公而問之曰君何為不往見於孟子也樂正子為平公之臣亦是孟子之弟子也姓樂正名克稱子者蓋男子之通稱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者平公答樂正子以謂或有臧倉者告我曰孟子後有母喪用事豐備過於前父之喪用事我見其如此遂止其駕而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者樂正子見平公為此而不往見孟子乃曰君不往見是為其何哉君今所謂孟子以後喪過前喪者蓋孟子前喪父之時孟子正為之士故以士禮用之後喪母之時孟子以為之大夫故得以大

夫禮用之為其前為士即得以三鼎之禮祭之其後為大夫遂得以五鼎之禮祭之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者平公以謂否不為鼎數之有不同也是為棺槨衣衾被服之美好有前後之不同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者樂正子謂非所謂孟子有過於前也為其前後貧富之不同也非薄其父厚其母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者蓋平公先欲見孟子者以其樂正子告之也故樂正子入見平公所問君之不往意已畢乃出而見於孟子遂曰克前告其君嘗言孟子君是以欲往來見之平公愛幸之人有一姓臧名倉者沮止其君所以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我遇哉者孟子見樂正子告之以此意遂曰君所欲行天使之行也君所欲止天使之止也臧氏之子安能使我遇魯侯哉

**論**平論也嬖人愛幸小人也正義曰論法云法治而清省曰平春秋左傳魯隱公有云嬖人之子杜預曰嬖親幸也



釋云賤而得幸曰嬖

**論**樂正姓也為魯臣孟子弟子也正義曰自微子之後宋戴公四世孫樂莒為大司寇又左傳宋上卿正考甫之後是樂正皆姓也趙註樂正者為姓案禮記有樂正子春是樂正之姓有自矣云孟子弟子者蓋嘗受教於孟子者無非弟子也為魯臣者蓋非魯平公之臣何以克告於君是以知為魯臣明矣趙註詳其意故云為魯臣如於他經書則未詳

**論**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正義曰如子路有列鼎之奉主父在漢有五鼎之食是其爵有差也蓋士則爵卑而饌大夫則爵尊而貴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是其爵命貴賤之不同耳經云衣衾者蓋衾今之被也案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縞士緇凡衾皆三幅鄭註云衾單被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終

意  
丑  
春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註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

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

問政故以題篇疏正義曰前篇章首論梁惠王問以

惠王為篇題蓋謂君國當以仁義為首也既以仁義

為首然後其政可得行之以此篇公孫丑有政事

之才而問管晏之功如論語子路問政遂以目為篇

題不亦宜乎故次梁惠王之篇所以揭公孫丑為此

篇之題也此篇凡二十有三章目趙氏分之遂為上

